

明清四大太监丛书

小德张——皇后的主心骨

下

张 抗 主 编

宋益三 微 如 树 强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2004·哈尔滨

(黑)新登字第7号

责任编辑:田仲三

封面设计:捧禄

小德张——皇后的主心骨

Xiaodezhang —— Huanghou·De Zhuxingū

宋益三 微如树 强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105号楼)

黑龙江省教育委员会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张 20 字数 280千字

1997年2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2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17-1003-X/987

定价:46.00元(上、下)

内容提要

张兰德深受慈禧恩宠，赐名“小德张”，靠大智大勇当上大总管，用花言巧语，恫吓威胁，挟制隆裕皇后，与皇后明为主仆暗为娼，仗势力制服摄政王载沣，控制总理大臣奕劻，讲赚袁世凯，成为大清朝一言九鼎的赫赫人物。

清帝溥仪逊位，小德张隐居天津，虽然富贵有余，终因无聊，了却余生。

阴谋败露李莲英杀人灭口

话说司马延光听了公冶寿长将信将疑之言，不再做更多的解释，而是微微一笑说道：

“兄弟要想弄个明白，此事不难，现在天色不到四鼓，兄弟可以赶回去，就说行刺未成，看那李莲英如何说话，他若只安慰几句，让你回去休息，那就是愚兄估计错了，他若摆上酒，可千万别喝，老弟是久走江湖之人，别的话就不用我说了。”

“好，我这就回去，试一试这个老贼，他若胆敢害我，我不把他的脑袋拧下来，我把公冶两字倒过来。”

“如此，愚兄就不留了，兄弟干了这一杯。”

四人一齐举杯，一饮而尽，公冶寿长起身告辞，司马延光也不相留。公冶寿长纵身上房走了。

慕容化南道：

“此人是否有诈？”

司马延光道：

“我过去也不认识此人，不过根据他的谈话和眼神，不像狡猾之人。依我之见，咱们莫若也随他前去，他若有诈，咱们也知道了；他若遇险，咱们也可出手相助。”

“兄长之言有理，咱们就此前往。”慕容兄弟说道。

他们的兵刃暗器都在身上，无须收拾，当下三人纵身上房，前边公冶寿长的身影依稀可见，三人便随后赶来。

且说公冶寿长一路走，一路想，是司马延光的话对，还是李莲英的话对？3个月来，李大总管待我可以说是不薄，近半月来，又让我当了大内的三等护卫，拿着双份的月俸，在李府领一份，在宫里领一份。

光我个人感道李莲英对我厚道不说，就是在他家教书教了几十年的赵树宜赵老先生，也说他待人厚道，看来司马延光的话；未必是真的。

可是转而一想，这司马延光的话，也不是没有

道理，慈禧光为了个人享乐，把办水师的银子弄了来修颐和园，中国才被外国人欺侮，这些坏事都是李莲英帮着慈禧干的……

公冶寿长只顾思索这些事了，也就没留心后面是否有人，当他到了和李莲英约会的地点时，只见房中灯火明亮，公冶寿长便咳嗽一声，推门而入，只见桌上摆满了各种菜肴，一把美人献寿桃的大锡酒壶，两只琉璃挂彩的大酒杯，也放在桌上。李莲英正在旁边一个短榻上，沉沉睡去，不用问，他已等候很久了。

公冶寿长一见屋中这个陈设，不由心中一动，暗叫：不好！司马延光的估计一点不差。为什么公冶寿长这样想呢？

他为人虽然耿直，说话办事喜欢直出直人，不好转弯抹角，但江湖经验还是有的。这里外挂彩的酒杯倒上酒，休说是在夜晚的灯光之下，就是在青天白日也分不清酒的颜色，他能不动心吗？

正当公冶寿长思量之时，李莲英醒过来了。他翻身下床，说道：

“公冶护卫，你回来了，辛苦辛苦，此行怎么样

了？”

“禀告李大总管，是某家无能，有负重托，不但没有杀成那人，反受伤而回。”

“莫非那摄政王有所准备不成？”

“总管老爷所见不差，小的刚刚进入王府，即为巡夜之人发现，当下交起手来，他们人多势众不说，其中有三名高手，武艺十分高强，小的只有一人，双拳难敌六手，便使用了暗器，虽然也伤了他们两人，可是我的大腿上，也着了一透骨钉，无奈只好败阵而回，请总管老爷处分吧！”

“嗨！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，这不是你没能为，而是载沣狡猾之极，有所防备，让你受惊了，来来来，且先饮一杯压一压惊。”

李莲英说着，拿起酒壶，哗哗地先给自己满上一杯，然后把酒壶转了一转，又给公冶寿长倒上了一杯。接着把酒壶放下，把酒杯高高举起递了过来，并且说道：

“这酒还不凉，快趁热喝吧！”

说着把自己的酒杯也端了起来，可是他并不喝，只是用那小眼睛盯着公冶寿长，似乎在等着公冶寿

长先喝下去，或者一齐喝。

公冶寿长一想，司马延光的估计果然不差，这酒我不能喝，眼珠一转来了主意，说道：

“总管老爷，您先喝着，我这会儿腹中疼痛，大概是与王府之人格斗之时，用力过猛，气不顺了，我先歇一歇顺顺气再喝。”

公冶寿长说着便把手中的酒杯放下了，李莲英见公冶寿长把酒杯放下，立即又端起递了过来，说道：

“肚子疼痛，那是气儿不顺，趁热喝下去，气儿一顺就不疼了，快快。”

本来公冶寿长对这酒就有了疑心，李莲英更是一迭连声地催促，公冶寿长的疑心也就越大，当下又推辞道：

“酒虽是活血顺气之物，但我的大腿上受了伤，一喝酒恐怕伤口破裂，不易愈合，对总管的厚意我领了，此刻我的伤口疼痛难忍，我要回去休息了。”

公冶寿长站起身来，正想转身，只见李莲英把手中的酒杯，啪地向地上一扔，公冶寿长顿时感到左手、右手以及两个肩头，都已被人扣住，他知道

糟了。

公冶寿长为什么知道糟了呢？因为抓他的这两个人，都是武林中行家里手，人的两手的脉门、两膀的肩井穴，都被人家扣住了，穴道受阻，根本无法运气用力，这就是说他想反抗已根本不可能了。

公冶寿长借着桌上的灯光，向左右看了看，抓他的不是别人，是大内的头等侍卫朱洪彦、高惠田，于是问道：

“二位，我身犯何罪？”

“这个我们不管，李大总管说让我们拿人，我们就拿人；说让我们摘瓢，我们就摘瓢，为什么你对李大总管说。”

这俩人倒好，承认自己是李莲英的狗腿子，但不肯给李莲英担担子。

公冶寿长知道自己是上了当啦，可是并不甘心就此被擒，便对李莲英说道：

“李大总管，我奉命行事，不是我不尽心尽力，而是力不能及，这也犯不上罪吧！”

“嘿嘿嘿嘿——”李莲英一阵冷笑之后，说道：

“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李莲英自从当上内廷

大总管以来，无论向哪个人敬酒，不论王公大臣，还没人让我栽过脸。”

“怎么，我卸了任，还不过两天，你就跟我过不去，你也太小看人了，今天是你喝也得喝，不喝也得喝。来人哪！给我把这一壶酒全给他灌下去！”

“！”不知从哪儿又蹿出了一个人来，公冶寿长一看也认识，此人叫卷毛狗利逊成。

利逊成大步走了过来，伸手把桌上的酒壶抓了起来，他嘿嘿一阵冷笑说道：

“公冶寿长，请你放聪明一点，痛痛快快地把这壶酒喝下去，明年今日是你的周年，请吧！”

公冶寿长这时完全明白了，他后悔自己没听司马延光之言，他不由怒气冲天，厉声骂道：

“李莲英！我操你八辈祖宗，你个人面兽心的畜生，说人话不办人事，吃人饭不屙人粪的狗杂种……”

李莲英气急败坏地叫道：

“还不快给我灌，愣着干什么？”

卷毛狗利逊成见李莲英火了，哪敢怠慢，迈步过来，举起酒壶，就要往公冶寿长的嘴里灌。

公冶寿长这回可真急啦，他的双臂不能动，他气运丹田，把力气运到两腿之上，在利逊成把酒壶嘴往他嘴里一送之时，他把脸一仰，利逊成一看乐啦，心说，傻小子，你若是低着头，我可没法往你的嘴灌，你这一腆脸，可就省了我的劲啦，我用手一掐你的脖子，你不张嘴才怪呢？你张嘴这就算进去啦！

利逊成心里想着，把酒壶交于右手，伸出左手便去掐公冶寿长的脖子。

这就叫乐极生悲，利逊成想得满好，有朱洪彦、高惠田一左一右地掐着公冶寿长，他还动得了吗？所以就放心大胆地去掐公冶寿长的脖子，就听“咳哟、咕咚、乒乓、哗啦”一连串的声音响亮，是什么响得这么热闹呀？

原来公冶寿长运足了力气，一磕膝盖正顶在利逊成的睾丸之上，别看利逊成一身功夫，可是他没练过铁裆，公冶寿长这一磕膝盖，何止五六百斤的力气，利逊成他顶得住，受得了吗？所以就疼得他咳哟一声，瞪瞪瞪向后退了三四步，咕咚一声坐在了地上。他这一退步不要紧，正靠在了那八仙桌子

上，乒乓、哗啦，桌子就倒啦，桌子一倒，上边的碟儿、碗儿、盘儿、筷儿，就都叽哩轱辘、稀哩哗啦地摔到了地上，这一下子可好，扣了“浑江”啦，各式各样的菜都掺到一块儿啦，除了猫儿、狗儿的吃，人是再也不能吃啦，因为上边又是土，又是泥的。

李莲英一见就火啦，怎么？三个人对付一个人，都让人家给打了，这不都是饭桶吗？便把小眼一瞪，骂道：

“一帮饭桶，给我灌也得灌下去，不然我要你们的狗命！”

别看李莲英那么大的火气，可是利逊成却躺在那儿一动不动，不但不动，而且把腿伸直了，七窍之中渗出了血迹。

这是公冶寿长一磕膝盖顶的，要了利逊成的命了吗？是虽然是，但这只是一个起因。

原来利逊成是用右手拿着酒壶，用左手去掐公冶寿长的脖子的，可是被公冶寿长用膝盖一顶，他朝后一退一仰脸，正好把酒壶嘴放到自己的嘴里，他的那个疼劲，一咳嗽就喝了一口，当时只顾了疼

啦，就忘记了这壶里的酒有毒啦，几口酒下肚之后，再想起来也晚啦，这壶中的酒是鸩酒，喝一口就可送命，何况利逊成喝了好几口呢？

那么，别人没见到利逊成喝毒酒吗？没有！一个是在夜间，纵有灯烛也不如白昼，人们看不清楚，加上当时公冶寿长一叫劲，朱洪彦和高惠田只顾了用力挟持公冶寿长，怕他挣脱逃走啦，根本没去看这卷毛狗利逊成。

那么，李莲英呢？一则他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，两眼早已昏花；二是桌子一翻，桌上的蜡烛也掉在地上摔灭啦，想看也看不见啦；再一说，李莲英一心想除掉的就是公冶寿长，对于别人他是不管的。

这时，又有人点来蜡烛，把桌子扶起来，利逊成早已七窍出血而死。利逊成这条狗可够冤枉的，只叫唤了一声就玩了完啦。

这时，天色已近五鼓。天色将明，时间不能再拖了，李莲英喝道：

“给我掐死他！”

朱洪彦、高惠田本是李莲英的两条忠实走狗，闻听李莲英的命令，二人立即把按公冶寿长肩井穴

的那只手，一齐向公冶寿长的咽喉掐去。

这时，公冶寿长的两只手被人扣住，挣扎不开，根本无力反抗，双脚也用不上了，因为对方出手太快了，他顿时觉得喉头一紧，眼冒金花，胸口一憋气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不知过了多长的时间，公冶寿长觉得喉头一通，心中一痛快，睁眼一看，原来自己躺在了床上，在两边站立的正是司马延光、慕容化南、慕容化北三人。

他便想爬起来，早被司马延光伸手按住，说道：

“你刚刚醒过来，气血还不流通，还是静静躺一会儿好。”

说着拿过了一碗红糖水，说道：

“你把它喝下去，即可补气，又可活血。”

“兄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公冶寿长问司马延光。

“兄弟，是这么回子事。昨夜你走了之后，我们兄弟三人放心不下，便随了下去。李莲英老贼向你劝酒之时，我们都看到了，我们本想看一看李莲英老贼有多少鬼把戏，所以没有立即动手，你用膝盖顶那利逊成，我们也看到了。”

“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，李莲英老贼会下掐死你的命令，朱洪彦、高惠田二人的手法又那么利索，当时慕容兄弟二人，一人向朱洪彦、一人向高惠田，发了三支花装弩。”

当时情形是这样的，这朱洪彦、高惠田都不是泛泛之辈，不然他们也当不上头等护卫，李莲英也不会用他们了。他们听到外边咯嘣咯嘣声响，便知有人在打暗器，急忙用力一掐公冶寿长的脖子，打算把公冶寿长的脖筋掐断，二人便各自向下一矮身，六支花装弩，都擦着他们的帽子过去。

当朱洪彦、高惠田一长身，正准备向外掣兵刃时，从外面闯进了三个人，这三人便是司马延光、慕容化南、慕容化北。

朱洪彦、高惠田二人知道再掣兵刃已来不及，况且屋内狭窄，不便动手，无法保护李莲英，当下朱洪彦喊了一声：

“风紧！扯滑！”

二人当下扔下公冶寿长，一人架起了李莲英的一只胳膊，闯到内间去了。

慕容化南硬要朝里边闯，被司马延光一把拉住，

用手一指天，示意天快亮了，快走，司马延光一下腰背起了公冶寿长，示意慕容兄弟断后。

当下，四人离开了李府，返回了醇王府，经过推胸捶背，公冶寿长才慢慢醒转过来。

不过也亏了公冶寿长的一身软硬功夫，不然的话，也经不起朱洪彦、高惠田这一招。

公冶寿长听了司马延光的叙述，恨得他直咬牙，骂道：

“李莲英这个狼心狗肺的贼子，枉披了一张人皮，我非得把他的心挖出来看看不可。”

司马延光劝道：

“兄弟，常言说得好，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，现在你要去报仇，即是枉自送死。你想，那李莲英乃是阴险狡诈、老谋深算之人，他知道你要报仇，一定会一边防着你，另一边派人寻找你，还许通过小德张公开捉拿你，皇宫大内之中高手如云，你一个人去了，单丝不成线，孤树不成林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打不过人多，你昨天不就是吃的这个亏吗？他们还可以任意给你加上一个罪名，无论什么罪名，都是灭门之罪。”

“再者，他们防只防你一个人，你防可得防他们一大群。

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明处，他们在暗处，兄弟你想想是也不是？”

本来公冶寿长是气得鼓鼓的，如今听司马延光这么一说，仔细一想，也是这么个理儿，便说道：

“兄长说的很是，只是这口气儿咽不下去。”

“咽不下去也得咽，不但要往下咽，在近期之内，你还不能出门，只能在这王府隐蔽，不然就许有性命之忧。”司马延光说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公冶寿长问道：

“为什么？他们一定要给你加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，什么意在行刺幼主呀！什么想盗取国宝呀！什么破坏太后灵寝呀！总之一句话，无论什么罪，都是万恶不赦、罪该万死之罪。

“恐怕现在这个工夫，步军统领衙门，已经在各个城门街道，画影图形捉拿你了。”

什么叫步军统领衙门呀？前边说过，这步军统领衙门是简称，步军统领是官名，它的全称是“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”，就是人们常说的“九门